**《国际比较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要义、目标及其实践——兼论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建设》**

**选择期刊：《比较教育学报》CSSCI扩展版**

**选择理由：**

**1、投稿难度与论文水平匹配**

《比较教育研究》投稿难度过高，《比较教育学报》作为CSSCI扩展版期刊，难度稍有降低，符合我目前的论文水平。

**2、期刊特色与栏目适配性**

该期刊近年来持续关注教育领域中的微观主题，例如“数学主题式学习活动”“校长数字化领导力”“教师文化胜任力”等。我的研究主题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建设”，通过国际比较视角提炼课程设计原则，并结合本土实践提出可行方案，其“课程教学”栏目与期刊鼓励研究导向比较符合。

**3、往期相关研究**

该期刊在2023年曾刊发《基于具身认知与视域融合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取向研究》，明确聚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路径，说明该期刊同样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的主题”，而且该篇文章中对于实践取向的强调，与我的研究中“课程建设”这一核心议题形成直接呼应。

**4、期刊文章举例与特点归纳**

文章举例：详情见Xmind文件

从文章框架上来讲，该期刊偏重于有历史溯源的文章，以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相关法令政策的出台来划分时间段，归纳提取每一个时间点的特点，选取有代表性的例子支撑本段论点。这种框架自然融入了时间线的串联，既保证了论述的历史纵深感，又强化了问题解决的实践指向性，符合比较教育研究“鉴往知来”的学科特质。我将在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演化中以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文件为例，切分出历史时期展开论述。并且最后每篇文章都需要回归我国目前教育领域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切实的建议，而不只是一味介绍别国的教育现象或问题。我将在文章的最后一个章节提出对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启示。

从论述逻辑上来讲，该期刊的文章一般先从**宏观文化**结构入手，下沉至**中观政策**设计，再聚焦**微观实践矛盾**，在逻辑上体现出了鲜明的递进性。此外每一个标题都需要多个论点进行支撑论述。这种写法拓展了论述的深度，还揭示了某一个教育现象的产生的多重因果，环环相扣。我将在本篇文章中的全球实践模式分析中参照此类结构，讲清楚各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实施与课程模式差异的原因。

文章框架：

# 引言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是面向21世纪的新的教育观念、推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教育内容。它是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组织的倡导下，为了增加不同文化背景、种族、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宽容而开展的教育活动。[[[1]](#footnote-1)]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发布，其中将“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新时代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并进一步作出“打造‘一带一路’国际理解教育升级版，扩大国际理解教育供给侧，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摆在重要位置”的重要部署。

然而反观现阶段教育实践，我国国际理解教育却面临内涵被“窄化”、内容被“泛化”、形式被“异化”的困境，出现理念混乱、课程冗杂、框架缺失等问题[[[2]](#footnote-2)]。既有研究已经梳理过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目标及发展历程，亦有研究专门探讨了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实施等问题，但此类研究多聚焦国际理解教育的“应然状态”，与我国目前的“实然困境”存在割裂。但尚未有研究基于系统梳理~~，~~提出针对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发展现状与不足，未能有效回应我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究竟什么是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要培养怎样的学生，在实践层面如何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成为我国国际理解教育深化发展的痛点、堵点。因此，本文立足于国际比较的视野，梳理提炼全球范围内国际理解教育的要义与目标，综合剖析其最佳实践，以期为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深化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 国际比较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要义

## 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潮发源

国际理解教育发端于二战后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的深切呼吁，同时深切植根于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化的思想土壤中，逐步发展为影响全球教育发展的教育思潮。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则为国际理解教育面向21世纪的新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 核心基础：世界和平理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催生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深刻反思，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成立标志着这一理念的制度化起点。UNESCO在《组织宪章》中将战争根源归结为“人类对彼此文化与生活的无知”，认为这种认知鸿沟滋生了民族间的猜疑与对立，最终引发暴力冲突。为此，其提出以教育为纽带，通过“群众性交流工具”促进跨国理解，从而“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3]](#footnote-3)]。这一时期的和平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本质是“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即通过消除暴力冲突与军事对抗实现“无战争状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和平思想从传统意义上的反对战争逐渐发展为通过对话、协商、调解和调停等形式，对军事威胁、人种排斥、极度贫困和环境退化等显性或隐性冲突加以预防或解决[[[4]](#footnote-4)]。基于此，早期的国际理解教育以减少暴力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为目标，而后期则以不断丰富的和平思想内涵为动因，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平等和公义等问题亦逐渐为国际理解教育所关注。世界和平理念是国际理解教育思想的核心基础。

### 现实背景：全球化进程的驱动

全球化即世界各区域由单独个体向“地球村”发展的历程，国际理解教育的产生与日益趋向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间亦密不可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推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日趋强化，国际社会人员、文化、思想、价值观、知识、技术等跨境流动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类间的相互依存度愈加提升，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5]](#footnote-5)]和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6]](#footnote-6)]将之称为全球化社会。在全球化社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分工，世界规模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社会的日益发展不断抹平世界的疆界，文化差异不再是阻挡世界不同地域人们交流互通的壁垒。一方面，全球化社会中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联系的加强，加之不同地域文化的日益交集对人们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能力的形成提出了高要求，这为国际理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另一方面全球化社会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全球公民社会，公民们为了个人或集体的目的而在国家和市场活动范围之外进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跨国结社或活动，[[[7]](#footnote-7)]全球公民社会要求全球公民的培养，而国际理解教育则可以成为全球公民培养的有效手段。

### 实施理念：多元文化的碰撞

“跨文化主义”概念最早于1940年被提出以解决美洲种族混合的民族性问题。至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跨文化主义定义为“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与社会实践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结构性互动，以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共同身份认同”[[[8]](#footnote-8)]。跨文化主义承认文化多样性，关注超越国家与社会团体界限的交流，主张进一步将文化多元性融入共同认同感和价值观塑造中，消弭与主流价值观的冲突，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减少差异化文化认同所带来的社会分裂与隔离，以形成更好的“共同体意志”。[[[9]](#footnote-9)]通过系列跨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有效的跨文化互动，国际理解教育可以加强秉承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国家和种族人们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实现异文化群体间的和谐共存。可以说，跨文化主义思想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土壤。

### 未来导向：可持续发展与治理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在随后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概念虽尚未被国际社会明确定义，但关于其内涵指向却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是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面对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中纷繁的局面与棘手的难题，国际理解教育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导向，在强调共同价值观传播的基础上，开始着眼于倡议世界各国公民应共同关切全球可持续发展，聚焦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并通过交流和协作为问题的解决制定方案并加以实施，致力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当下及未来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 国际理解教育概念解读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首届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10]](#footnote-10)]，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日益丰富，出现了多元文化教育、国际教育、全球公民教育等不同称谓。各国的表述虽未达成统一，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却有相同指向，本文试将其界定为：以和平为核心，通过各种跨文化的教育手段和活动，增进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谋求人类发展共性问题的解决，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为应对全球范围和教育领域出现的新发展和新挑战，第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促进和平与人权、国际了解、合作、基本自由、全球公民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的建议书》对1974年《关于促进国际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进行了修订。该建议书强调了教育的变革性作用，要求教育应该提高对个人、社区、社会、国家、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并培养为地球边界之内所有人的利益促进和平、人权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民道德观和共同责任观，与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仇外、不宽容、歧视、暴力的行动和意识形态作斗争[[[11]](#footnote-11)]。可以看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国际理解教育一直基于和平的本意，从早期旨在提倡跨文化活动加强不同国家和种族人们的互相理解，到目前聚焦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始终强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普世价值，致力于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虽然各国国际理解教育均坚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但不同国家采取的相关政策与措施又带有一定民族国家色彩。美国教育部在2023年11月更新的《通过国际教育及参与取得全球性成功》（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updated November 2023）中指出，要提高所有美国学生的全球和文化能力，即个体充分参与当今世界和解决全球问题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学生能够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同行有效地合作，理解和欣赏世界其他地区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和观点。但其教育政策的战略目标依然指向加强本国教育和推进美国国际优先事项[[[12]](#footnote-12)]。《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2021-2030》(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2030)则为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指明了未来十年前进方向。该文件指出国际教育对于提高澳大利亚的区域地位大有裨益，其政府和教育部门在重视留学生技能培训的同时，还鼓励本国学生出境进行海外学习，希望通过教育的双向流动，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学生和社区的跨文化理解能力[[[13]](#footnote-13)]。2023年6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通过了《促进教育的基本计划》，计划指出在全球环境问题和俄乌冲突导致的动荡局势之下，教育必须面向2040及以后，培养可持续社会的创造者。人们需要尊重所有有价值的人，与不同价值观的人积极合作，推动本国社会发展，并且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14]](#footnote-14)]。韩国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sia-Pacific Centre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于2023年10月召开了第八届全球公民教育国际会议。为应对一系列全球化问题的挑战，会议重新审视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多维性和跨学科性，致力于将全球公民教育转化为实践，推动世界走向更绿色、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15]](#footnote-15)]。总而言之，当前国际理解教育被不同民族国家视为在全球化时代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相关政策与举措也都将本国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但各国仍然强调异文化间尊重、理解、共生，其教育内容也对维护世界和平，培养全球公民有所关照和提及。

# 国际比较视野下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

## 社会层面目标：维护不同时期的世界和平

这部分首先聚焦二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背景，将国际理解教育溯源于对战争创伤的集体反思，初期目标聚焦于消弭国家间敌意、预防暴力冲突，呼应“消极和平”的战后需求。

随着冷战格局形成，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重构了国际权力关系，教育目标转向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与南北合作，折射出和平内涵从“无战争”向“反结构性压迫”的深化。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生态危机、资源短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渐凸显，和平内涵进一步扩容至可持续发展维度。

尽管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随时代挑战而分化，其宏观目标始终围绕“维护和平”展开。

## 个体层面目标：从跨文化理解到全球胜任力

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围绕“培养何种人”展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各国基于立场差异形成多元目标体系，在二战后联合国倡导跨文化理解以消解偏见，推动“文化包容性教育”；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聚焦移民社会矛盾，将跨文化适应力作为核心（日本强调“文化共生”，美国侧重“国际知识储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复杂化，对人才的要求远远超越了“跨文化能力”，于是培养目标向“全球公民”升级。1974年后联合国提出培养“全球责任意识”，各国据此本土化，如英国融合“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双重身份，日本要求学生平衡“文化认同”与“国际表达”。这一演变始终以“应对全球化挑战”为内核，各国都致力于培养能够应对全球化趋势的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

# 国际比较视野下全球实践模式的多维分析

## 实施战略定位

### 文化共生型

以日本长期的理论争议切入（普世vs本土），最终转向实践中的爱国主义与跨文化共生平衡，日本高度强调将爱国主义思想深入、全面地渗透进入日本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实施、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为此，在推行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全过程中，日本十分注重浸润其国家和民族属性。

### 区域引领型

韩国最有特点的是国际教育政策的政策演进，这部分以其为轴线（停滞—发展—扩张），通过示范校、区域中心等载体，凸显本土经验国际化策略，指向韩国亚太教育话语权的构建。

### 全球视角型

从美国培养学生具备“全球胜任力”目标出发，分述课程整合、活动赋能与师资国际化路径，暗含文化霸权逻辑，培养“全球公民”的目标下本质依旧指向国家利益。

## 课程模式比较

### 显性课程：专门课程与学科渗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之下，为了在国家层面推广和强化国际理解教育，不少国家都意识到课程是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载体，选择了加强各教育阶段的教材建设与课程开发。（典型：日本、芬兰）

除开专门的教育课程，学科教学也是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基本途径，大多数国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将其基本理念和价值目标渗透在社会科、语言、历史、地理等学科课程中。（典型：英国、美国）

### 隐性课程：校园文化与跨文化活动

在实施课程和在线交流等形式之外，不少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也充分开拓思路，因地制宜，通过实地访学与跨文化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理解教育的质量。（典型：加拿大）

# 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建设

## “移植”：国际经验对课程建设的启示

1、国际理解教育融入现有学科课程教学

2、利用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3、制定有学校特色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

## “创生”：本土化创新对课程发展的引领

## 1、内容重构：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方法创新：数字技术变革教学方式

1. []徐辉, 王静. 国际理解教育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06): 85-89. [↑](#footnote-ref-1)
2. []奚亚英.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当前国际理解教育[J]. 人民教育, 2020(22): 68-71. [↑](#footnote-ref-2)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手册》[M]. 纽约: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02: 8. [↑](#footnote-ref-3)
4. []约翰·加尔通.《和平论》[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5: 44-46. [↑](#footnote-ref-4)
5.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 江苏: 译林出版社, 2000: 56－57. [↑](#footnote-ref-5)
6. []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2. [↑](#footnote-ref-6)
7. []冯建军. 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03): 6-14. [↑](#footnote-ref-7)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M]. 纽约: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01. [↑](#footnote-ref-8)
9. []王兆璟, 李琼. 后多元文化时代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困境与变革[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07): 221-227. [↑](#footnote-ref-9)
10.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EB/OL]. (2013-10-4)[2023-11-14]. https://legal.un.org/avl/pdf/ha/udhr/udhr\_e.pdf. [↑](#footnote-ref-10)
11.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ace and Educ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EB/OL]. (2023-9-22)[2023-11-1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924?posInSet=9&queryId=N-EXPLORE-d793d049-994b-41ac-a9d9-dc94cd581042. [↑](#footnote-ref-11)
12.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EB/OL]. (2023-11-01)[2023-11-14]. https://sites.ed.gov/international/files/2023/11/ED-International-Education-Strategy-2023.pdf. [↑](#footnote-ref-12)
13.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2030[EB/OL]. (2023-6-27)[2023-11-14]. https://www.education.gov.au/australian-strategy-international-education-2021-2030/resources/australian-strategy-international-education-2021-2030. [↑](#footnote-ref-13)
14.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教育振興基本計画[EB/OL]. (2023-6-16)[2023-11-14]. 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30615-mxt\_soseisk02-100000597\_01.pdf. [↑](#footnote-ref-14)
15. []Asia-Pacific Centre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Unpacking GCED: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For Critical Empowerment[EB/OL]. (2023-6-16)[2023-10-18]. http://gced.unescoapceiu.org/conference/html\_n/about.php#tab1-tab. [↑](#footnote-ref-15)